



春夜听雨

邵光智(山东)

桃树梨树
苦菜荠菜
今夜我陪着你们欢乐
故乡的田野
每一寸土地都张开喉咙歌唱
麦苗青青
杨柳依依
一切生长着的事物
一夜之间
蓄满甘甜的底蕴
欣欣向荣

春雨对大地的安抚
胜过所有言辞
我聆听着雨点滴答
聆听着丰收的脚步
向粮仓进发
幸福像种子一样
吐绿发芽

老街

童恩兵(安徽)

踩着落日的节拍
我寻找到茶楼的最西角
一壶清茗,半盏时光
等待你赴约的脚步声
旗袍上的青花刺绣
一如你的模样

茶香袅袅,思绪纷飞
铺满狭长的青石板
即使路灯不开
珍藏的故事也油润发亮
跳动着,欢舞着
以胡琴的悠长延续苍茫

我听到打铁的声音
以激昂的方式从记忆中走来
高举的铁锤迎着灼烈的火光
把希望锤得火花四溅
在这条老街上落地生根
一如老街上世代延续的乡音
守着老街,守着时光
等待我的寻访

行人追赶落日
在夜色深沉之前点亮昏暗的街灯
照着街道的青石板
照着老街的陈年往事
照着游子的归家路

闲赋杂吟

(接头诗)

胡良荣(四川)

(一)
风浪乍起稳开船,
传播文明担在肩。
祖训笃行通事礼,
身微力单也依然。

(二)
身微力单也依然,
美德弘扬方向坚。
凡讲践行吾示范,
时光转瞬又经年。

(三)
时光转瞬又经年,
素质提升启后篇。
接棒诸君多努力,
果州风尚领全川。

百花初开是迎春

李刚(河南)

许是在房间里待得久了,走出室外时,我被眼前的阳光吓到了。明晃晃的阳光在地上泼了一地碎金,刺眼的光线让人眩晕。路过菜市场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售卖各种花木,其中最耀眼的便是迎春花了,金黄色的小花挤满了枝条,正热热闹闹地开放着……

迎春花开了,春天就来了!望着正对我粲然而笑的迎春花,我的心思一点点地融化……

我从小就喜欢迎春花。

在我的童年时期,每年春天来临时,我都会和小伙伴儿们一起去村边的山沟里采迎春花。山沟里有一处向阳的坡地,野生的迎春花一簇簇一丛丛地从乱石堆中挺直了腰身,然后又就着地势一泻千里。远远望去,迎春花密密挨挨的枝条就像垂下的帘幕,阳光洒在翡翠色的叶片上,如同上了一层油,碧绿的光直逼你的眼睛。在这一帘绿幕上,迎春花纵情开放,虽然那只是一条远离村庄的小山沟,但它们为了不辜负这里的阳光、不辜负那片养育了它们生命的土地,依旧开得那么卖力、那么尽情。可这是怎样的一片土地——那些苦草,那些乱石,那一捧薄土,周围还有陡峭的石壁!迎春花面对这样的一份生命境遇,却开得那么坦然,那么舒畅。

多少年了,我一直记得这些花儿开放的样子,也一直记得它们陪伴我所度过的艰难岁月。我们这群孩子,在这样一大片迎春花海里,笑着、欢呼着,暂时忘记了贫苦岁月里的那些饥饿和寒冷。待到我们笑够了、喊累了,也折够了花儿,便将它们轻轻地抱在怀里,飞快地向家里奔去,愉快地心情就像鸟儿在天空中飞翔。是的,有

迎春花相伴的日子是多么的惬意美好。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童年时所看到的迎春花最为壮观,山沟里的那片花海成了我人生所仰慕的图腾。尽管我后来奔走他乡,在公园和街头也看到了无数的迎春花,但总觉得它们多了一份矫揉造作,少了一份天真烂漫,没有家乡那片迎春花开得那么自然,那么自由,那么真性情。

去年春天的时候,我怀揣童年的美好记忆,再次来到家乡的那条小山沟,但是我却找不到那一帘标志性的绿幕了。这让我更加确信家乡人对我说的话——有很多城里人专门到山间野地去挖迎春花,或者自养,或者售卖……我心里不禁一沉,泪水竟然夺眶而出。

脚步沉重地一步一步挪动着,那些曾经盛开过迎春花的地盘,现在我已经找不到它们的踪迹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凌乱不堪的废墟,身边还有很多已经枯死的迎春花枝条散落着。迎春花,迎春花……我在心里千百遍地念叨着它们的名字,弯下腰轻轻地从地上捡起那些枝条,在手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它们,也抚摸着心中一寸寸被时光吞噬的记忆。

就在我难过的时候,不经意间却发现山沟的另一端,有几簇迎春花的嫩枝从乱石缝里钻了出来。我赶忙走上前,俯下身静静地看着它们,尽管这些迎春花身影单薄,但却开得欢天喜地,一个个小小的花朵就像一张张可爱的脸庞,正对着我笑,而那些还没有开放的花苞,塞满了美丽的梦想,默默地孕育着希望。

百花初开是迎春。在春风吹拂、万物复苏的季节,迎春花以它柔韧的身躯、刚毅的性格,率领着迎春的大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前去……

生命的力量

张新宇(陕西)

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一位女子一条腿支撑在洗澡间的湿滑地面上,另一条腿只剩下短短一截,她站在淋浴头下的水花中,为保持平衡,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拐杖,残缺的身躯在略显拥挤的泳池洗澡间里显得格外的醒目。走进洗澡间,看到这样的一幕,我怔住了,随即一股怜悯之情在我的心头升起,这样的人生,这样的身体,生活中一定有数不清的艰难吧!

忘记了自己冲一下水就要进泳池学游泳,我木木地淋着水,偷眼看她。我知道,这时候肆无忌惮地注视是一种特别不礼貌的行为。

女子冲完澡之后,在许多人的偷眼下坦然自如地整理衣裳。她用一大盘绷带把假肢固定在自己那一截残腿上,她缠了一圈又一圈,我心中的震撼随着她的动作层层加深,一种黯然神伤的感觉让我收回了目光。当收拾停当的她再次路过众人时,已是一个优雅知性的女人,她把拐杖折叠、收好装进自己的背包,缓步走了出去,长长的裤子遮住了所有痕迹,现在的她看起来只是一个脚稍跛的漂亮女人。

目送着她离开后,朋友拉了我一下,

我俩沉默地进了泳池。学习游泳这两个多月以来,恐惧、自卑等情绪一直困扰着我,我总感觉自己做惯了书呆子,游泳这个高难度的体育项目真的不是我能学会的,所以每次都是被动地被好友拽来作陪,但是,今天看见这个几乎完全失去了右腿的女人,她的坦然、她的从容,让我有了继续努力练习下去的勇气。我虽没有亲眼目睹她是如何在偌大的泳池中游泳的,但是,她刚才呈现出的恬静与淡然已让我心生敬佩,使我看到了一种旺盛的生命力量。

面对着如此勇敢生活的人,世界上所有的词汇都变得苍白无力。我们很清楚,几乎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不美观的残缺呈现在别人面前,因为人们总是力图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但是今天,那位女子却带给了我从未有过的振奋感受。

人类的生命史穿越了无数个春秋,战争、灾难、病痛、死亡都阻挡不了生命的活力延续,废墟上一次又一次出现辉煌的奇迹,一代又一代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没有畏惧,从不悲观,生命就这样一路坚强前行,正是有了这样昂扬的生命,人间才有了别样的魅力和温馨。

黑夜中母亲的影子

朱铭(江苏)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9年了。如今,我已是年近花甲的人,但母亲在黑夜中劳作的身影,至今仍让我记忆深刻。

童年的生活,回忆起来真是苦。父母一生聚少离多,我和姐姐以及两个哥哥,长期都跟随母亲生活。从更多的意义上来说,是母亲把我们养大,因此,我深刻地感受到母亲拉扯我们的不易、辛劳与伟大。

在我们的印象中,母亲的活计似乎永远做不完。还记得无数个夜里,在我家院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山芋藤前,母亲坐在小木凳上,借着朦朦胧胧的月光,手持菜刀抓起一把又一把山芋藤,“咕喳、咕喳”地剁猪草,一剁就是大半夜;同样是在黑夜里,高高的院墙一隅,在一支火焰如豆的蜡烛旁,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轮流帮助母亲磨猪食,然而我们经常困得眼睛皮直“打架”,看我们实在太困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歇息了,她自己依然一圈又一圈地推着磨;那一年,在姐姐考大学前夕,父亲请人在家里辅导姐姐学习,

为了给老师和姐姐做一些好吃的,母亲锅里锅下忙得不亦乐乎,淋了雨的麦秸秆在锅里烧烧熄熄,满屋子的黑烟熏得人直咳嗽,母亲却越忙越有劲,浅浅的夜色中,母亲的身影在厨房里不停地走动起伏……

由于积劳成疾,母亲在66岁那年被检查出已是癌症晚期。听闻此讯,我们如遇晴天霹雳,然而即使哭成泪人也无法挽回母亲的生命。母亲虽斗字不识,却集淳朴善良等优秀品德于一身,她教育我们的人生信条是“不怕不识字,就怕不识事”。“善良一生与人为善睦邻里,劳苦功高含辛茹苦育儿女”,这是灵柩前,我们为母亲布置的挽联。

如今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与过去母亲生活的年代简直是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最让我遗憾的是,母亲未能享上一天的福。这些年,母亲在黑夜里劳作的一幕幕画面,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每每忆起,我满心的伤痛难言。

春天的味道

苗青(广东) 摄



爹娘树

张金刚(河北)

我的老家在一个山坳里,树木连绵遍野。那里的树与村里的人一样,绵延了不知多少代,其中与我相伴的那些树,令我永远怀念。一些树贴上了“老张家”的标签,是属于父母的,我亲切地唤作“爹娘树”。

“爹娘树”品类不一,有在山谷沟岔的,有在田间地头的,有在房前屋后的,大大小小的百余棵,父母将它们视若儿女,精心呵护。父亲个头不高,却身手灵活,每年冬季,他都会腰别镰刀蹭蹭地爬上树干,修理那些疯长的枝丫。父亲一边砍枝一边逗趣我:“小子呀,你也像这些树一样,不修理就成不了材。”我又腰向树上喊:“那你下来修理我呀!”说完,我俩都笑了。

冬去春来,修剪过的树木冒出了新芽。这时父亲会剪些杨柳枝,扦插在自家河埂上、沟渠边、农田里,他说:“每年栽一些,不出几年就会是一片小树林!”还真是这样,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家的那几片杨树林已是郁郁葱葱,而那些经年的老树,大都变成了房梁、门窗、床柜以及我的学费。

哥哥结婚那年,父亲伐了几株高大的杨树和槐树,请了村里盖房的把式、最好的木匠,在山脚下盖起了五间新房,风风光光将嫂子娶进了家门。那些父亲一手培育成材的树木,换了种方式继续为老张家遮风挡雨,开枝散叶。侄子出生的那天,父亲在新房的院子里栽了几棵杨树,说是要让孙子在树下玩耍、学习、长大,等到将来娶孙媳妇时,这些树也就成材了。

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伐掉了老房山墙外的两株老洋槐。父母拿着卖树、卖花椒、卖槐米、卖柿子的钱和借来的钱,送我出了大山,上路,进城求学。被伐掉的两株老洋槐,一株树桩,父亲掘出锯成了两块案板,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株树桩,还留在地里,那一道道年轮记下了那一年我的年纪,父亲常坐在上面抽烟,晒太阳。如今,树桩周围的新树苗已长高,俯看着矮小的父亲,而我,也记下了这份恩情。

忙碌家务之外,母亲总是费尽心思地侍弄果树,每年鼓动并满足我肚里的馋虫。老房墙角处,有一棵李子树,可心的是竟然还嫁接有两枝大黄杏,那是母亲当年从很远的亲戚家嫁接来的。每年盛夏,

黄杏未熟,紫李接续,可以让我吃个过瘾。如今,那树还在,年年牵动我回家的脚步。母亲总是喜滋滋地看着我吃,听我感叹:“还是那个味儿。”

一年秋天,我回家帮母亲摘柿子。当年的小树已高大挺拔,硕果满枝。我攀坐在树枝上,举起长杆将柿子一个个敲下。母亲捡完一数,足有一百多个,她乐得合不拢嘴:“这棵柿子树从挂果到结出十几个、几十个柿子,今年竟有了一百多个,明年肯定结得更多。我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你一定记着年年回来摘呀!”

有一天,母亲略显神秘地领我走了几道谷、几块地,让我认认家里的树。在母亲的指引下,我知道了村北有三棵核桃树,村南有两棵柿树、一棵山楂树,老屋附近还有四棵桃树、一棵李子树;也知道了这些果树的树龄、挂果的顺序以及管理的方法、收获的时令。

母亲坐在院里的苹果树下喘着气,说:“每年我都会栽些果树,就是为了哪一天我们干不动了,或是不在了,你们照样能吃到应时的果子,摘了送人、卖钱都成。即便太忙顾不上摘,它们也是个念想不是?”我连连说“是”。母亲满意地笑了,起身做饭,我却立在原地眼泪打转,默默地将那些树一一移栽进心田。

一日,父亲在电话里说,村里修路要占地,要砍掉家里的一片杨树林。他虽不舍,却识大体。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招呼我回家,将占地伐树的补偿款交给我,说:“这些钱你帮我收着,等哪天我们有个大事小情或者突然走了,就用这些吧……”

后来,村里危房改造,我家盖起了新房。那几株老洋槐、老香椿树环抱着新房,一家人都很喜欢。父母在树下的老石碾上小坐时,总是时不时地抬头仰望秋后枝丫张扬的老树,父亲再也无法攀上去“修理”它们,母亲也无力再在新房周围种上果树了……

秋风吹过,黄叶飘零。“爹娘树”又长了一岁,明年将继续新叶荣发,可爹娘却要一直“枯萎”下去,终将滑向生命的冬季,不再回春。

恍惚间,我与妻女、哥嫂、侄子一起成了“爹娘的树”,融在山坳的那片密林之中……